

两匹瘦馬

李准等 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兩匹瘦馬

李准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•武漢

內 容 提 要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七个短篇，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社員在生产上的冲天干劲、革命竞赛、大协作、人与人之間新的关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等。作品以充沛的感情歌颂了人民公社无比的优越性。

两 匹 瘦 馬

李准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6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2 $\frac{1}{16}$ 印张 · 41,000字

1960年1月第 1 版

196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·398

定 价：(8) 0.18元

目 录

两匹瘦馬	李 准 1
不敢露面的队长	馮金堂 13
寻牛記	吉学霈 19
迟到的客人	齐 明 31
鷄鳴河畔	柴濯泉、赵 政 41
防汛的时候	周西海 53
送九	如 一 59

两匹瘦馬

李 准

吃罢早饭，养猪組的組长韓芒种到鎮上去买猪娃，和他同去的还有队里放猪的老汉李十三。

韓芒种收拾了两副籬筐背着，十三老汉从屁股后边解下一条白粗布手巾給了他說：“芒种，到食堂拿几个饅吧，晌午不一定能回来。”芒种說：“老叔，这个我比你記得准。走吧，我正要到食堂去。”

两个人走进食堂，十几个女炊事員正在叮叮咣咣的涮鍋涮碗，韓芒种大声叫着：“蔡秀真！蔡秀真，秀真在不在？”

厨房里的妇女們忽然悄悄笑起来，只听见她們說：“秀真，你听听，你那一口子又在叫你了。”

“叫的多亲热！对他說，蔡秀真丢了。”

“八成又来食堂要恶水！”

从灶房走出来个大个子妇女，圓渾渾的臉，一双細长秀气眼睛。她臉上微微有点紅暈。出来后，却不看韓芒种的臉問：“你又喊叫个啥哩？”

“到集上去买猪娃，領两个饅。”

“那你不說取两个饅算了，值得扯旗放炮的喊着，跟叫魂

似的。”那个妇女故意正經地說着，韓芒种却笑着用指头搗着她說：“嘿，你呀！名字又不是偷人家的，还怕叫。”他这么一說，厨房里的几个妇女早憋不住了，她們轟的一声，格格格地大笑起来。

李十三老汉大概因为自己是长辈人，又讀过几天“四書”，他没敢大声笑，只抱着条扁担，把臉扭在墙上，从鼻子里笑了两声。

这个妇女就是韓芒种的爱人蔡秀真，她是食堂里的炊事員組長。往常，他們是不互相叫名字，近来韓芒种却要改改老規矩，故意在众人跟前叫她。今天韓芒种又叫了，她虽然还有点不大习惯，可也觉得怪亲切。在大家发笑的时候，她瞪了韓芒种一眼說：“我不和你閑磨牙。”說着走进厨房拿出四个大黑蒸饅往手巾里包着。她一面包着一面說：“哎！咱食堂这个饅太黑了，就拿不出去，見不得人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！”芒种滿不在乎地說：“誰不知道咱們海眼村大队是个穷队。別看咱吃的饅黑，人心可不黑。再过两季叫他們看看！”他說着拍了一下手巾里的黑饅，背起籬筐，和十三老汉走了。

二

到了鎮上，这天正逢集日。供销社的白布棚扯滿了一街，棚子下边尽摆的是一些花布、胶鞋、手电筒等一类东西。韓芒种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，插着头，一直往西跑，連才上市的一籃籃鮮紅櫻桃他也沒看見。还是十三老汉嘴饞，他买了一角錢的。可是等他买好站起来时，韓芒种已經走得沒

影踪了。好容易到牲畜市上找到他，他已經买好了十几只二代“約克夏”种小猪。

猪娃子本来就少，再加上近来大队实行經濟核算，不是特殊情况，人家都不卖猪娃。韓芒种和十三老汉一直等到小晌午，还只买了那十几只。芒种对十三老汉說：“我看今天是沒个想头了，你沒看，轉来轉去都是买猪娃的，却不見一个卖的。”十三老汉說：“我說不行嘛！現在各队都在扩大，‘大年初一借袍子’，人家干啥哩，咱干啥哩！就这我看已經不錯了，还抓杈了十几个。”

“再等等看”。韓芒种說着，向四下路口看了看，忽然看見西边場上圍了一群人，他只当是卖猪娃的，就飞快地跑了过去。

他挤进人群，原来是大家在看两匹瘦馬。一匹是灰色的老驢馬，足有五尺多高，可是已經瘦得成个老烟大架子。牙齿已經发黃了，向外面呲着，下嘴唇已經松弛得滴流下来，好象永远也合不攏。只有那四条腿，又細又长，配上那个瘦身子，就象一条高脚条凳。另一匹是枣紅色的小馬，站在那里，眼睛搭蒙着，耳朵聳拉着。脊背瘦得象刀条一样，还是个“猫弓脊”，在溜尖的屁股上，还打了个火印“驗”字。

牵馬的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戴个干部帽，穿个黑斜紋布夹袄，腰里束一条藍腰带，很象个赶胶輪大車的。大概是周圍的人都在議論他这两匹馬的丑样子，他臉上有点害羞，却又装起大方不拘的样子指着这两匹馬說：“就这两件子，十块錢！那个队要就牵走。”

“打下箱的牲口，你沒看，成了个架子了。”

“嘴唇都合不攏了，真是老透了。”

“不敢年輕，要是年輕的，你連一條馬腿也買不住。”

“誰要這干嘛，殺肉也沒有肉吃。”

周圍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議論着，韓芒種這時却被這兩匹馬吸住了。他兩隻眼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這兩匹馬，心里盤算着：“倒有这么便宜的牲口！我們隊里淨是些小牛蛋子，快牲口缺的很。要是把這兩個家伙買回去，好好漿養漿養，說不定還能干點活哩。”他越看越覺得是個棧兒，就走過來想看看這兩匹馬的口齒。那匹大灰馬的口齒不用看了，從那一副呲在外邊的老黃牙來看，斷定它最少也有25歲口了。他牽着走了走，覺得那腿還能上得來。他又去看那匹小枣紅馬，誰知道他剛走到跟前辦住嘴唇，那馬哼唧地叫了一聲。這一聲却把韓芒種叫得心花怒放了。他心里說：“只要你還有這點牲子，我就有個辦法了。”他看了看這匹小馬的口齒，才十二三歲，只是由於平常喂飲不到，跌甩的太狠，才瘦成這個樣子。

韓芒種看了這兩匹馬，越看越想买。再加上周圍有些人攪撥着說：“買下吧！和白拾的一樣，連個豬娃價也不頂！”他心里就越發活動起來。可是他還恐怕回去落埋怨，就把李十三老漢拉過來商量。

李十三老漢看看這兩匹馬說：“瘦成干柴樣子了。恐怕不能做活了，要能，人家隊何必賣！”

“人家是富隊，不在乎這兩匹瘦馬。可是放在咱隊里就有用處。這叫富有富打算，窮有窮打算。咱們窮隊就不能講樣子。我就不信喂不過來它？”

韓芒種說着又把馬牽着走了一趟，讓十三老漢看，十三

老汉沉吟着說：“貴是不貴。”芒种說：“你看，腿脚也没什么毛病。”十三老汉却又摆了摆手說：“芒种，叫我看，算了！这种古董貨总是不保險。万一牵到家躺倒不出气了，咱还落埋怨。何况現在干部还正开会反对挪用公款。人家队里是叫咱买猪娃，又沒交代叫买这老瘦架子馬。你还是个党员呀！”

听十三老汉这么一說，芒种泄气了。他說：“那就算了。咱也不落那个‘挪用公款’名义。”說罢垂着头和李十三老汉走过来。

走到猪娃跟前，他們收拾着挑子准备回家，那边那个卖馬的又在那里吆喝起来。芒种嘴里虽然說不买了，心可还在那两匹馬上。他端着扁担对十三老汉說：“老叔，我看还是把这两匹馬买回去吧？”

“恐怕喂不过来！”

“嗨！夜里不睡觉，也得把它喂胖起来！”

“超过五元錢的开支，得要队长批呀！”

“嗨！出来門了，就由咱当家！”

“那，你看吧！这叫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。要說也是办好事。”十三老汉捋着胡子說着，芒种把扁担往地下一擡說：“哎，潑上了！至多也不过吃頓批評！”說罢，膀子一横，就去牵那两匹馬去了。

三

日头偏西时候，韓芒种把两匹馬牵回海眼村，一进村，人們都跟在屁股后边看起稀罕了。这个說：“芒种，你怎么把馬的老祖宗都請回来了！”那个說：“芒种，誰要騎到你这个馬

身上，准能把屁股割成两半！”韩芒种羞得一头汗，他只重复着那一句：“你们光说哩！十块钱能买个啥宝贝！”大家听说十块钱买了两匹马，也就不再讽刺他，有的还佩服他眼力不错。

他把两匹马牵到饲养院，饲养员老道头却不收它。他说：“这老筒子牲口我喂过，和这些年轻牲口喂到一块没有它吃的草。它嘴跟不上了。再说，咱们公社是每月一评牲口和牛的膘水。上个月咱们队里已经消灭‘三类膘’的牲口了，可是你又牵来两匹这样的马，人家能给它评几类膘？”

芒种听他说的口气，知道是他不想让在这儿喂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几类膘？八类膘！”说罢牵着两匹瘦马走了。

“你往哪儿牵呀？”老道头在后边喊着问。

“上‘养老院’！叫它‘养老’去。”

其实韩芒种并没有把这匹马牵到什么“养老院”，他把它们牵到猪圈去了。原来他在猪圈住的屋子里，恰巧还有个小石槽，他打算把这两匹马喂到自己的屋子里。

日头落山时候，下工钟响了。大队支书遂林从地里回来，听说芒种给队里买了两匹马，就到猪圈里来看看。

他走进猪圈，只见芒种和十三老汉正忙得满头大汗在收拾马圈。两匹马在院子里卧着，搭蒙着眼一动也不动。

芒种见遂林来了，就兴奋地把买这两匹马的经过说了一遍，遂林笑着说：“买下算了。这叫要饭的借算盘——穷有穷打算。他们买高头大马，咱就买这些老古董。十七还能常十七，十八也不会常十八。只要有这股干劲，将来咱也买好马。”

这几句话正说到芒种心里，芒种高兴起来。他去把那两

四馬哄起來讓遂林看，可是吆喝了两声，那匹小紅馬勉強站起來了，那匹老灰驢馬臥在地上怎么也起不來。

芒種喊了两声，它只动动耳朵，又踢了两下，前腿动了，还是站不起来。芒種这时真是又急又气，臉上汗一次一次出着。十三老汉說：“掂住尾巴抬吧，这东西，一天沒吃草，又跑了十几里路，乏了。”

他們正要掂着尾巴抬，遂林說：“算了！算了！我都看見了。好好喂喂，潑上几斗豌豆料掂一掂，还可能做活。”他又指着那匹小紅馬說：“这匹馬呀，肚子往上攏着，可能肚里有虫。明天找兽医来看看。”說罢走了。

吃罢晚飯，芒種愛人蔡秀真从食堂回来了。她拐到猪場問芒種：“人家都說你买了两件稀罕东西，你买了点啥，叫我看看。”芒種笑了，他說：“买了点啥，可是宝贝。你往院子看，两匹大馬！你才来时整天說：‘嫁到你这山窩窩，整天坐个車也是牛叮当，就沒有見過驢子馬！’这一回可給你們买来了吧。”

秀真往院子里看了看，回来嘴撇得象个菱角。她說：“哎呀！这就是你买的馬？”

“那不是馬是驢？”芒種在收拾着馬圈說。

“十輩子沒騎馬也不会坐你这馬拉的车！”

“那也說不定。”他接着正經地說：“秀真，別一根筷子吃還菜——挑眼了，咱們是穷队，就得靠苦干。买牲口咱买不起好的，就买坏的，买不起大的买小的。这两匹馬我是要下决心把它喂过来，你也帮我一把忙。”

“我怎么帮你忙啊！”

“食堂里那些稠恶水，每天你回来捎上一桶就行了。”芒种高兴地說着，秀真也笑着說：“你这个人呀，就会給人找些奇怪活做，我算真沒法子你。”

石槽蹬好，馬圈收拾停当，已經黃昏了。芒种把那匹老灰馬抬起来拴到槽上，又把那匹枣紅小馬也牵了来。他弄了些铡得很碎的谷草，用恶水拌了拌，又洒了些麸皮，只見那匹老灰馬張开松松的大嘴，古通！古通往嘴里吞起来，韓芒种看看笑了，他說：“他娘的！只要你还有这两下子，管保把这个大肚子填滿。”那匹小枣紅馬吃的不够莽，撒点麸子它吃几嘴，不撒不吃。芒种把槽头的灯撥得小了些，搬过来个高凳子面对着馬槽坐下来。他提着麸子籃心里說：“我潑一夜不睡也非把你喂飽不行！”

四

南岭上的青草长的鋪滿了坡，一个月过去了。那两匹馬亏得芒种日夜浆养侍候，身板硬扎起来了。那匹大灰馬不再搖着尾巴抬了，走起路来也不再是那个零散架子；那匹小紅馬經过治虫以后，草吃的多了，水喝得也多了。俗話說：“草包料力水上膘”，这两匹馬每天飲时能喝一桶多水，漸漸地看起来毛皮也有点光澤了。

韓芒种每天上岭上放猪，总是带着这两匹馬。另外，他还挑着一副籬筐，一头籬筐拾猪粪，一头籬筐割青草。

放猪的时候，一面讓猪吃着青草，一面也放着这两匹馬；遇到猪粪，就拾到筐子里，沒有猪粪时，騰开手就鍤点青草准备夜里喂馬。

外村放猪的有时在岭上碰见面，见他这样忙，又摆弄得这样有条理，就笑着说：“你这叫‘一拿四’：放猪、拾粪、割草带放马！”芒种笑着说：“人有两只手，会調理时，两只手就顶四只手用！你别看我这活多，可干起来还顺当哩！”

“都要象你这样，你这个队可真要摘掉‘穷队’帽子了。”

“还不敢说。骑驴看三国——走着瞧吧，反正有这个决心吧。”

这天，芒种正在南岭上干这个“一拿四”活，支書遂林到地里检查，顺便走过来。那两匹马看见有人过来，还昂起了头哐哐的叫了两声。遂林听着这两匹马开了叫，高兴地说：“芒种，行了呀！马会叫唤了。”

“行了吗？膘还没上来。”芒种听见夸赞，心里象熨斗熨一样。

“耳朵也竖起来了。”

“明天我倒想去蔡石坡驮一次煤，试试这两个家伙究竟啥样子，另外，也该试试活‘锻炼锻炼’它们了。”芒种要求着。遂林说：“好啊，少驮点，全当溜溜牲口。”

第二天黑清早，鸡子刚刚叫过三遍，芒种就把两匹马鞍子备好，到食堂里取了两个馍揣着，又捎着个拾粪簸头，赶着马下蔡石坡驮煤去了。

蔡石坡是个小煤窑，这一带群众和食堂烧煤，都是在这里拉。麦口期，各队食堂都安排烧煤，车马很拥挤。一路上，胶轮车、牛车、牲口驮子一股水似的，在路上撵成了一股绳。

这蔡石坡又是蔡秀真的娘家门口，芒种时常到丈人家门口走动，在这里人并不生。一进煤场，大家看他牵着这两匹

瘦馬，就故意打趣着問：

“海眼村那个主，好馬呀！”

“馬不好价錢可好，十塊錢兩匹，馱一回煤就賺够本了。”芒种紅着臉說着。裝煤時，芒种知道自己的牲口不加以，一個馬只敢裝了百十來斤煤，因为他担心到路上再臥倒不起來。

回來路上，芒种趕着兩匹馬，恰巧和槐店街几輛膠輪大車廝跟上。槐店是個富隊，人強馬壯，出來的車也氣派。趕車的都是二三十歲的小伙子，穿着花衬衣，留著頭。上八里坡時，一個個鞭子炸得清脆山响，惹得過路的人，都忍不住站下來看上兩眼，有時還拍拍手。

韓芒种跟着这几輛車，為的是多拾點糞，可是恰巧成了個對比。更沒想到上八里坡時，只上了二里，那匹老灰驢馬就忽哧、忽哧上不來氣，它有點馱不動了。

“你真算爭氣！”芒种看看那匹灰馬又是氣又是笑的罵着，可是又怕使壞它。這時，他心里說：“遇住這種牲口，人就得背點包！”他說着就从灰馬身上取下來大半口袋煤自己扛上，一直扛上八里坡，又扛到村里。

回到村子後，芒种累得通身是汗。遂林過來看他問：“芒种，咋樣！煤馱回來了吧？”芒种擦著汗說：“馱回來了。可就是還得下大勁兒喂養這兩個東西，今天險些兒要我把臉丟在蔡石坡！”

“丟了再拾起來。”遂林笑着又指着他拾的滿滿一挑糞說：“這是你拾的？”芒种說：“是呀，嘿，路上糞可多了，淨好糞。”遂林稱贊說：“對，就是這個干法子。人家騎馬咱騎驢，人家坐車咱拾糞。只要糞拾得多！這兩天社員出門全都帶糞筐了。”

五

麦罢，新豌豆大麦打下来了，麦糠也下来了。芒种喂的那两匹馬，得住这几宗东西，再加上芒种每天照例給它們割两籬筐青草攪着喂，不到一月工夫，两匹馬就象吹糖人吹的一样胖过来了。

那匹老灰馬身上足足添一巴掌厚的膘。冬毛脫净后，显得全身油明发亮，一条条的肋巴骨看不見了，耳朵也不聾拉了，走起路来，呱得呱得，混身全是勁儿。那匹小枣紅馬年岁輕，变得快，一个麦天过后，吃得象泥捏的一样，活象又換了一匹馬。馬身上有点膘，脊骨也不那么弓了，反而显得四蹄两行，昂头揚尾巴，却是一匹好馬了。

海眼村大队的人，过去沒有喂过大牲口，如今有这两匹馬，大家高兴得象得了两面錦旗一样。小孩子每天圍着它給它捉馬蝇；老年人們吃飯时候，端着碗站了一圈，总想多看几眼。連飼养員老道头也喊叫着說：“真沒想到，这馬还能吃上膘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县里和公社党委，为了扶植穷队，貸給海眼村两輛胶輪大車。芒种听說貸来了胶輪大車，心里更是高兴。这天又去拉煤，队里打算套胶輪大車，芒种把两匹馬牵过来了。大灰馬駕轡，小枣紅馬拉梢子。芒种又找来两副紅櫻花，几个大串鈴給两匹馬戴上。收拾停当，芒种赶着，剛走出村，蔡秀真提着个小包袱却由家里赶来了。

她喊着：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乘乘車。”

芒种听見是自己爱人的声音，想逗逗她，故意装着沒听

見，只管吆着車往前走着。蔡秀真看他不停車，真急了，她喊着：“芒种！芒种，你停一停嘛！”

芒种把車停住了。等着秀真走來，他笑着說：“要不是你叫我名字，我只當是你叫那個趕馱的。”

“我不和你說那麼多！”秀真凸着嘴跳到車上。芒種說：“怎麼，你今天也想回娘家亮亮風了。你不是說十輩子也不坐這馬拉的車嗎？”

“那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功勞！”

“這麼說，還有你們一份！”

“當然呀！我們食堂給它拮了多少次惡水！”她說着把鞭子拿過來說：“趕快走，叫我給你趕。”芒種說：“等一等，我還得回去取點東西。”

“取什麼？”

“糞筐。”

“算了吧，今天別帶那個東西了。”

“好同志！吃啥喝啥，摘掉‘劣隊’帽子，全凭那東西哩！”芒種說罷，飛跑着回村子去了。

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

不敢露面的队长

馮金堂

天好久沒下雨了，抗旱斗争越来越紧张。红旗人民公社第八队原有的水车不够用了，队里正集中一批木匠在连夜紧急做着提水工具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林支书却向队长三成说，要把三个技术高的木匠抽出来，明天去帮助东风人民公社修发电站。这一说，简直把三成队长急得直搔头，他带着一种不满意的口气叫道：“林支书，以往你说啥我都听，这次抽木匠你给我扣八个本位帽子，我也不应许。庄稼眼看旱的着火，自己队里活做不了，还能帮助人家？”林支书笑道：“现在是全国一盘棋，应该有大协作的精神，县委张书记不是说过，咱队土地和外县交界，要注意给东风社搞好关系，人家社修发电站是向国庆节献礼，向咱队请木匠帮忙，咱队应该大力支持。”三成也知道张书记说过这样的话，可是他想着自己队目前实在有困难，就搔了搔头说：“我不是不愿和他社搞好关系，可他请人帮忙，也太不讲时候了。光知道自己需要，不管人家死活，咱队抗旱任务这样紧，我想着他支书会知道，还硬叫咱队去帮他木工，他那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，跑哪里去了？他社为了修发电站献礼来咱队请木匠，咱队抗旱条件不好去请谁？”“能早点修好发电站对周围很多公